

大家看小書第三冊

香 港 渡 羅

編者 歐陽山
~~完~~

贈閱



杭州中國書局總經售

MG
I246.8
255



3 2285 1193 1

香港菠蘿

民國二十七年武漢的獻金運動得到很大的成績之後，各地的民衆都受了影響，都受了感動。紛紛倣效武漢的辦法，舉行獻金

這年的八月間，廣東全省各地都舉行獻金運動，而且也得了很大的成績。這種愛國熱潮傳到香港，香港人士也不甘落後，大家暗自商量怎樣響應這個獻金運動。

諸位要是有地圖的，打開一看就知道香港在那里。原來香港這地方是廣東海邊的一個小島，位置在珠江出口的地方，和廣東寶安縣隣近。本來是中國的土地，後來割讓給英國的。

香港菠蘿

一



這小島雖然已經割讓給英國，但是那上面的居民，一百個之中却有九十五個是中國的廣東人。他們雖然身居香港，那愛國的熱誠，跟中國本土的人民到是一模一樣。一般有知識有志氣的青年，做買賣的商人，做小本生意的小販，和工廠裏的千千萬萬的工匠，都熱烈的懷念着祖國，擁護中央政府，天天在希望自己的國家強盛，把日本鬼子趕出去；好讓他們揚眉吐氣。

現在我要講到的生菓小販，也是熱誠愛國的一流人物。他們的名字叫做郭有和關蘇，一個是中山縣人，一個是台山縣人，在香港利源東街口的商店門前擺了小攤子，販賣應時生菓。兩人的菓攤子在道路兩旁，恰好斜對過，相隔不到兩丈遠。

有一天晚上，兩人在茶館相遇了。郭有請關蘇坐在一處，和他談一些生意景況。茶點用過之後，大家談到獻金運動的問題上

來了。郭有先開頭道：

——老關，你這幾天可曾看過報紙？現在我們中國各個地方，都在鬧着獻金呢！你也獻，我也獻，你是一百萬；我是一百五十萬，好不熱鬧！

關蘇回答道：——報紙早看過了。你說得不錯，看見到處獻金獻得這麼熱鬧，自己的心也有點兒癢癢的。

郭有道，——就是這個話了。別的地方都在獻金救國，祇有我們香港動都不動，這成什麼話呀。別人不是要說我們香港的同胞不愛國了麼；

關蘇輕輕把桌子一拍，有點生氣的說，——怎麼不是？真叫人不舒服呀！老郭你想想看可有什麼辦法。

郭有道，——要憑我的力量獻金，那是成不成的。我們抓住

十塊八塊本錢做生意，一天賺塊把錢養家活口，就是通通拿出來獻給政府，也無濟於事。

他停了一停，闕蘇接上說，——不正是這樣嗎！我們又不是社會上的大人先生們，挺身出來提倡提倡，大家就會響應的！……

他們想不出辦法，只好大家約定，各自留心，倘若一聽見那裏有人獻金，便互相通知，他們也不管多少，有錢便拿去獻好了。以後，他們早上開市，晚上喝茶，見了面就談這個獻金的問題。有一天他們一個人拿出一塊港幣，合共兩塊錢，交鴻雁民信局寄到廣州的廣東各界獻金運動委員會去，請求這委員會轉送給政府。這是郭有想出來的辦法，果然不差。三天之後，委員會有信來了，說已經接到他們的獻金。還讚揚了他們一番；後來報上也把這件事登載出來了。

不過這做法雖然很好，效力究竟輕微得很。一兩個人獻金雖然受到社會上的讚揚，讚揚過了也就沒有什麼；到底要多數人來獻金，那數目才多，力量才大，對國家抗戰才有利益。郭有把這番意思告訴了關蘇。關蘇覺得自己沒有更大的力量，便搖頭嘆息道：

——你我都是一名小販，你所認識的朋友也都是小販，或是工匠，有什麼用處？獻金這種事情，一定要大關係，大買辦，大紳士，和那些富家子弟來幹才行。他們少坐兩天汽車，少看兩回戲，少給姑娘小姐買兩瓶香水，省下來的錢，就比全香港的小販工匠一年所得的利錢工錢還多得多！

但郭有可不這樣想。他覺得事在人爲，未必小販工匠就一定幹不出事來的！不過關蘇所說的也是實在情形，不能駁倒。因此

他就反問關蘇道：

——依你這樣說，倘若那些大闊佬，大買辦，大紳士，和那些富家子弟，名門閨秀都不去打日寇，我們也就不打日寇了麼？

關蘇只是苦笑，沒有話說。

有一天郭有聽見了一個令人十分感動的新聞，趕緊回來告訴關蘇。這個新聞正是證明那些沒有財力的小販工匠，也能做出對國家民族有利的大事來的！

只見他一走到關蘇的生菓攤子前面，便氣喘喘的說道：

——你聽我講，關蘇，你聽我講！……那些搬運夫，那些碼頭工人……

關蘇看見郭有這般心急，不覺好笑起來。把他讓到生菓攤子後面坐下，慢慢的問個明白。郭有定了一定神，才又往下說道：

——你還不知道麼？聽說下面的搬運夫，在兩個鐘頭之前，把一百幾十箱鎢鑽通通推下大海裏面去了！

關蘇問道：——這麼回事呢？我不懂。郭有說：——聽說鎢鑽是十分貴重的東西，全世界都少有，出產在我們的江西福建等省份，外國人都要出高價錢來跟我們收買的，可以製造軍火。

關蘇還不明白再問道：——既是那種值錢的東西，爲什麼要推下海去？

郭有拍着大腿說道，——你有所不知。原來香港這里有了不少的漢奸，在替敵人幫忙呢。這批鎢鑽，就是漢奸收買下來的。表面上裝做賣給英國人，實際上就是賣給日本軍閥。鎢鑽正要運上輪船的時候，那些碼頭搬運夫聽見這種報告了，便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把所有的貨物一齊推下大海！

關蘇跳起來說道：——哦，我這才懂了，他們真是幹得不錯！這批錫鐵倘若給日本人拿了去，不知要造出多少軍火來打我們中國同胞呢！

郭有道，——怎麼不是？誰說我們小販工匠幹不出大事來的？看看這些碼頭搬運夫便可以明白了。他們也沒有一個錢，只要時時留心，肯幹，還不是有辦法！

這件事情真叫郭有和關蘇高興極了，郭有想起自己打算要獻金給政府的心願來，對那些搬運夫更是羨慕不過。他爲得要想出辦法來，連吃飯和睡覺都不在心了，常在獨坐呆想，好似癡人一般。關蘇看見這樣，便來好意相勸道：

——你要瘋了，郭有！偏偏我們是賣生菓的，不是碼頭夫，那有什麼辦法呢？一個人要量量自己的力，有多大個蝦蟆才能叫

出多大的聲。爲了國家，我們也只要能盡自己的力量就是了。

郭有那裏肯罷手！他不但照常的苦思焦慮的想，更進一步勉勵關蘇道：

——我們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低了。孫中山先生當初革命的時
候，他一個人又有什麼力量呢？他既不知自己有多少力量，也不知是否一定會成功。可是他一直幹下去，清朝到底給他推翻了。

關蘇沒法子，只得說道，——我看你越看越遠了呢！

可是過了沒有幾天工夫，當真給郭有想出個辦法來了。這個辦法就是「義賣獻金」，他和關蘇商量，每個人拿出三塊錢來試辦看看。關蘇也答應了。他們想，連他們小販都能犧牲六塊錢，別人能說不肯犧牲一點錢麼？

二人主意既定，積極準備，不在話下。

那天一早，他們去買了六塊錢港幣的菠蘿回來，通通擺在郭有的生菓攤子上。關蘇的生意也不做了，來幫郭有的忙。他們把菠蘿一個一個的排列開來，任人選擇。另外有一個玻璃櫃子，裏面裝的是切開一塊一塊的菠蘿，預備另賣的。此外，他們又選了許多大大小小的紙張，寫着各式各樣的字貼在牆壁上，門框上，門坊上。最大的兩張是紅紙寫的，上面一邊寫着「香港菠蘿」，一邊寫着「義賣獻金」。另外的都是長紙條子，有綠色和白色兩種，寫着勸人愛國和努力捐輸等字樣。在菠蘿的中間擺着一個很大的「撲滿」，是薄瓦燒成的，撲滿的頂上有一條細縫，不論紙幣錢銀，放了進去就拿不出來，要拿出來除非把撲滿敲碎才行，在撲滿的外面，又斜斜的貼牢一張紙條子，上面寫着「當衆打開，全數獻金」。照郭有和關蘇自己預算，大概盡一天勞力，三十塊錢總不

會賣不出來的。

各種東西都佈置妥當，門口早已圍上一大堆人在觀看，郭有站在生菜攤子外面的人行道上，高聲對大家宣佈道：

——各位主顧，要吃菠蘿就今天吃吧！……今天的菠蘿不像平常的價錢，是義賣的，我們的本錢也不多了，各位買菠蘿，隨便你高興，給多少就是多少，你們把錢自己放進那裏面去！（他指一指那個撲滿）賣完了，連本帶利一齊獻給政府：所以叫做獻金，來呀，來呀，大家來吃菠蘿呀！……

他講過之後，關蘇又照他的意思再講，走攏來的人越聚越多，大家瞪着眼睛看着，好像很稀奇，經過他們翻來覆去的一講，人叢中，已有幾個在推着其他的人，口裏說：去買呀，去買呀！關蘇郭有準備了一罐墨汁和許多紙條子，預備把出錢多的人

的姓名，和出錢的數目填在上面，張貼起來，讓大家看，以便競爭。

半天工夫，伸手買的，還是一個沒有，祇因這種義賣運動，實在香港還是初次看見。大家都不知道給多少錢才合式。有兩個人悄悄的商量起來了。其中一個人道：

你買買看吧！

另外一個人回答道：

一毛錢嫌不嫌少？

他們正在談論，有個鬍鬚很長，顏色花白的老人從人叢後面擠到前排，對郭有說道：

——你們想的在真不錯，可惜在我們香港祇有你們兩個賣生菓的小販肯這樣義賣：你們打算把得來的錢，怎樣交給政府呢？

郭有和關蘇，當下便回答道：

——多謝老伯過獎，我們不過盡國民一份子的責任罷了。至於賣來的錢、我們打算把他一起交給報館，由報館轉呈給政府，今天所得的數目，就由他們在明天的報紙上對大家公佈。你看這辦法可好？

老人點頭說道，——很好很好。你們的辦法很對。他說完隨拿出一塊錢的港幣買了一個菠蘿去了。他親手寫了他的姓名，叫做陳宜閣，於是關蘇就把這名字寫在紙條上貼了出來，姓名下面加上幾個字樣：「義賣一元」。經他這一開頭，於是你也買一塊，我也買一塊，有給六七仙錢的，也有給一角錢的有的也給一塊錢的都親手丟在撲滿裏面。

不到一個鐘頭，不要說同街左隣右里通通知道郭有和關蘇義

賣菠蘿，就是附近十條八條街道的人也知道這回事，覺得又有意義又有趣，都來參加義賣了。到了十二點鐘，他們的菠蘿便已賣完，義買者最高價竟出到二十塊錢的！郭有當衆把撲滿敲開，一數裏面的紙幣角子銅仙，共總得到一百八十多塊錢港幣，比預料超過六倍之多，不免大喜過望。

第二天，郭有和關蘇照樣一家拿出三塊錢，販了六塊錢的菠蘿回來義賣。香港的菓販中有十四五個人也自動的來學他們的辦法參加。利源東街的商店見是爲國義舉，也紛紛自動借出店門讓他們擺賣，不要租錢。香港各報都把昨天郭有關蘇兩人的義賣消息用大字登載出來，把全香港的人士都驚動了，成千成百人來參觀他們，這天利源東街可是熱鬧極了，義賣生菓的有各種各樣，菠蘿，楊桃，龍眼，沙梨，都有。

這十六七個小販一天的義賣所得，合計起來竟得到港幣一千三百多塊錢的數目，說來也實在驚人。他們十六七人當晚開了一個會議，決定將義賣所得，提出十分之九獻給政府留下十分之一做本錢，繼續義賣三天。郭有本來主張不必留下十分之一，應該把每天所得的全數，連本帶利獻給政府的；可是因為還要義賣三天，大家都沒有這許多本錢，後來也同意這個辦法了。

三天義賣過後，計算所得。合共義賣五天，最後一天連本帶利，一起是港幣六千七百三十四元七角一仙，這真是一種意想不到的大成功了！

全香港的各界民衆，沒有一個不知道生菓小販郭有和關蘇這兩個名字的。而且想到生菓可以義賣，別樣貨物又何嘗義賣不得？於是書店呀，戲院呀，報館呀，百貨公司呀，一百幾十種商店

行號，都紛紛做效郭有和關蘇發明的愛國良策，舉行義賣獻金。後來這種義賣獻金竟成爲香港社會的一種愛國大運動！

五月二十三，一九三九。南溫泉。

秋田三郎

曾克

說話山西省西部，有一個很高很大的山脈，叫做呂梁山，在這個大山的西邊，就是黃河，與陝西省分界，形勢非常險要，自從日本鬼子強佔了省會太原之後，我們在山西打仗的軍隊一部份就退到呂梁山打游擊，那一帶山地裏的老百姓，爲着不願做亡國奴，也就紛紛起來幫助我軍作戰，或是組織了游擊隊同鬼子廝鬥，這一年多來，不知粉碎了敵人多少的進攻，消滅了多少敵人。

柳林是這個山地裏一個鎮頭，在軍事上佔了一個很重要的地位。因爲在柳林西面一百多里地就有一個黃河的渡口，叫做軍渡。盤據在中陽離石的敵人，真是無時無刻不想奪取了它，以達到渡河西犯我們的大西北的目的。

秋田三郎

一七

因此在柳林附近地帶，我們都佈置了大量的兵力，準備着隨時打擊敵人，消滅敵人。

李德功，是我們保衛柳林部隊中的一個戰士，他是離石嘔人。他從小就在田間生長起來的，所以他熟習着家鄉的話語，道路和一切。他曾在一個短時期的軍事訓練班讀過幾天書，他學會一些普通知識。現在，他是在部隊中担任着便衣探子的工作。他時常出入在那被敵人所佔據的縣城中。往往把他所能得到的一些敵人的軍事情況帶回到部隊里來。

一天早晨，李德功又像平日一樣，換上了便衣，帶好良民證，負着一個很大的使命，混在一羣老百姓當中，擠進離石縣城里去了。

剛走到一條大街上，他就碰到有一羣老百姓被繩子綁着，後

面是跟着帶槍的維持會里的警士。

李德功發一怔，心想一定又發生了什麼不好的事，正打算拔腳走開，不料後面趕上一個警士，也把他狠狠地捉住了，那警士無恥地笑着對他說：

『老鄉，走，走，……』

李德功縮起了頭，嘴巴裂着，眼睛閃也不閃地裝出一副傻樣子，他只連連地說：

『是，呵呵……是……』

拐了幾個灣，李德功被帶進谷口部隊里去了。

原來，這些被捉的老百姓，日本人是叫他們當伙子，替他們搬子彈運軍火的。

經過一番嚴厲的審問和檢查後，李德功自己是被留在部隊里

當努力的勤務兵。從此，李德功就生活在敵人中間了。

這一件意外的事，對做探子的李德功，真是一個難得的機會。他可以從這裡得到更多他所想要的消息。

最初，李德功爲了獲得敵人的信任，他故意巴結敵人，很盡忠他的職守。過了不久，就沒有一個人對他發生懷疑了。

李德功是很快樂的。但一想起，那些酗酒的日本兵來，他的腦子像給一串混亂的聲音打擾得有些發痛了。因爲，他常常要抱住個大酒瓶子，一趟一趟地跑到街上給他們去買酒，這幾乎成了李德功每天唯一的工作了。

他有時站在日本兵身邊，聽到他們一邊喝一邊說：

『中國的酒，勁大呀！』

那些日本兵像不想再活下去的樣子，他們在拚命地喝。喝醉

了，就裂着嘴，又哭又叫，甚至於舉起刺刀來，往自己的胸膛上刺。他們長官是竭力要禁止的，但禁止也禁止不住。

李德功永遠也不能忘記，那是在秋天一個月光非常明亮的夜里，他給一個日本兵買了一大瓶酒，那日本兵坐在後院子裏一棵大樹底下，一邊在難過的想什麼，一邊發瘋一樣地把着酒瓶子往嘴里呷，終於，那日本兵醉了，他對着月亮狂笑了一陣，接着，他用拳頭使勁地捶着胸脯，他的眼淚像雨水一般往下流了。他從軍服袋裏掏出一個小本子來，借着月光，就順手寫了幾頁，突然，他跪在地上，拉開軍服，從腰間拔出了一把刺刀，就猛力向肚子上刺去了，這樣，一聲低沉的慘叫，從他喉嚨里發出來了：

『梅子……你……』

梅子大概是他的女人吧。他倒在地上死了。

這時，李德功看到這種情形，心中有些害怕，他趕快從樹林的後邊跑回自己的屋裏去了。

等到點名的時候，長官發現了那日本兵不見了，便派人四處去尋找，這樣，就在後院樹底下找到他的屍骸了。

李德功一邊收拾那個日本兵的屍骸，一邊把偷偷檢來的一個小本子放在衣袋裏。

第二天，李德功就在那個小本子上，發現了這樣一首詩：

妻病臥床兒叫飢，

皇諭迫令擋戎夷，

今朝死別非生別，

唯有皇天后土知。

這個自殺的日本兵，他的名字叫梅田源次郎。

像這樣悲慘的事情，却時常在谷口部隊裏發生着。每次，李德功都親眼看見過的。

李德功時常被幾個日本兵圍繞起來談話。那些日本兵總是用手比畫着，在地上畫了一個大圈子，指指點點地說：

『唔，我們沒有辦法的，在這個圈子裏，我們是回不去國的了。』

意思就是說，他們是要死在中國的。說着，說着，眼淚就流出來了。

幾個月以後，在那些日本兵中又新來了一個叫佐野竹之助的小兵，他的身體十分瘦弱，面孔焦黃得像有病似的，他今年才只十五歲。是一個受過中等教育的孩子。抗戰以前，他跟着他的父母住在中國，所以能說一口很好的中國話。自從他來到谷口部隊

那一天起，他總是趨着眉頭，滿臉的憂愁。他天天低着頭，不喜歡講一句話。而且常常一個人在偷偷地哭。但是和別的士兵一樣愛喝酒，愛喝得醉醺醺的。李德功因為常給他買酒，所以，兩個人要好，有時，他喝醉了酒，哭起來，李德功就這樣勸他：

「不必難過吧，有什麼難過的呢？」

他用眼睛偷偷地瞧瞧長官不在，然後小聲地對李德功說：

「不難過怎麼辦呢？這一次來到中國是回不去了……」

李德功接着問他：

「你不會不來中國嗎？」

他說：

「誰想要來呢？還不是被強迫着來的嗎？」

「你家裏都有什麼人？」

『有一個五十多歲的老母親。我是他四十歲那年才生養的獨生的兒子呵！我永遠也不會忘記，當我這次被徵派到中國來的時候，他送行我往船上暈倒在甲板上的情形……』停了停。佐野竹之助又說：

『不是這一次和你們開仗，我家中的生活是多麼的幸福呵！我的父親是一個很有錢的商人。在你們的青島，上海……等地方，都有我父親開的許多大店家。但是，一年以前，就是中日戰爭開始的那一天，我們的店家被迫着歇業了，這對我們當然是一個大損失啊！這樣我們全家人都回了日本。我也就被迫着來到中國了。』

聽着他的話，李德功忍不住說了幾句：

『打仗是多麼可怕的事啊，把命往槍彈上送……』

佐野竹之助的小嘴撇了撇；帶着哭泣的聲音說：

「誰不知道呢，不過這事有什麼辦法呀！軍部的命令，就叫我們來送死呢！」

李德功被他的話感動得眼睛也有點發溼了。但；他只有用些很少的話，來安慰佐野竹之助。

日子一天一天很快的過去了，李德功在敵人士兵中間，成爲被大家所歡喜接近的一個人。尤其是，每個人都願意把自己的痛苦講給忠德，好象李忠德就是一個能了解也門，能安慰也門的人了。

李德功知道這是自己一個工作的好機會。於是，他也就特別盡所有的力量來和他們要好。用同情的話去安慰他們痛苦的心，並且勸勉他們少喝酒。

一天下午，李德功聽到一個消息，說是谷口部隊要我們向柳林進攻了。這一個命令傳送到谷口部隊裏以後，日本兵又大家拼命去喝酒了。他們誰都不能預料，自己的生命能不能在這次戰鬥中留下來，所以便拼命喝酒，糟蹋自己的身體，麻木自己的頭腦。

李德功一趨一趨跑着到街上去給他們買酒。他想，怎樣勸慰他們呢？也許在酒醉中，他能看見更多的自殺的故事吧？

李德功立在一邊，聽着他們的話。但他們都是說着日本話，李德功一句也聽不懂，不過，從大家的臉色上，聲音里，李德功是知道他們所說的話，都是含怨含恨。這時，一個士兵流着淚，用手高舉着酒盃，對坐在他對面的那個叫秋田三郎的嚶嚶嚶嚶地說了幾句話，於是，兩個人就共同喝了一杯。

李德功一看見那個秋田三郎，心中就有些不安，他現在忽然想起來在一天的傍晚，佐野竹之助對他所講的關於秋田三郎那家中悲傷的情形來了：他是一個工人，年紀有三十多歲。他有一個七十多歲的父親，但是，他父親爲了請求除兒子的兵役，却被鎗斃了。母親呢？那頭髮蒼白的老婆子，也爲了哭留她的兒子，三天三夜跪在軍部門前，挨着警棒就乞！他的女人呢？聽說自從一個五歲的孩子病死以後，已經患了一種瘋瘋顛顛的病……

這罪惡是誰給他們的呢？就是那殘暴的日本軍閥。
出發的命令，結束了他們這一場狂飲。軍號一響他們被趕着背起鎗上戰上去了。

第二天，打仗打完了以後，在殘留的日本士兵之中，李德功沒有再看見秋田三郎和佐野竹之助那兩個人。但是，想不到在兩

天之後，李德功却又從一個能說中國話的日本兵口中得到一個確實的消息：秋田三郎和佐野竹之助兩個人，是在前天夜裏的戰鬥中，因為要向着我們中國的部隊逃跑，却被他們的長官發現而被打死了。

這是發生在山西前線一件實實在在的事情，像這樣的事情，是每天，到處都發生着的。

在山東，在河北，在河南，在江蘇，在安徽，在浙江，在湖北無論那一省，無論那一個地方，祇要有日本軍隊，就有這樣的事情發生。而且上面所講的這個故事，還祇是消極的表示，他們不願意打仗，反對侵略戰爭，更有許多地方的日本軍隊，有軍官厭戰自殺的，有士兵聯合起來殺死軍官譁變的。在日本國內，反戰運動更是高漲，他們罷工，燒火藥庫，燒工廠，來反對戰

爭。今年三月間，大阪火藥庫被炸，嚇得日本軍閥手忙腳亂，於是他們就拼命搜捕反戰份子。一年來，有好幾萬日本老百姓因為反對戰爭被關進監獄裏，或是被槍斃。可是儘管如此，反戰的事實還是到處發生，而且愈來愈兇。日本軍閥拼命想隱瞞，可是我們一翻開報紙，隨便就可以找到反戰的消息。

譬如：

今年一月間，有駐在江蘇省江陰縣的五百名敵人譁變，殺了他們的司令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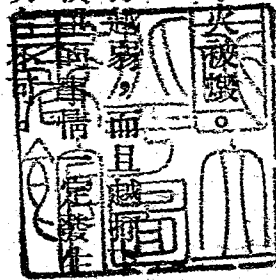
二月間，漢口江岸車站有二千多名敗退下來的敵軍變亂，殺了他們的團長廣田大佐。武昌南湖飛機場管理員，炸燬飛機十三架，燒燬汽油庫，表示反戰。山西的野村聯隊，全部潰散，野村隊長自殺。廣西南面的鐵道警備隊一部份譁變，破壞鐵道，傾

覆列車。駐漢口劉家廟敵軍二百餘，反對開赴前戰增援。

三月間，關東軍反戰，四百人被捕。從塘沽開到天津去的三隻敵人兵艦，中途譁變。

四月間，天津敵軍的第六倉被炸，全部軍火被燬。這樣的事情，真是舉不勝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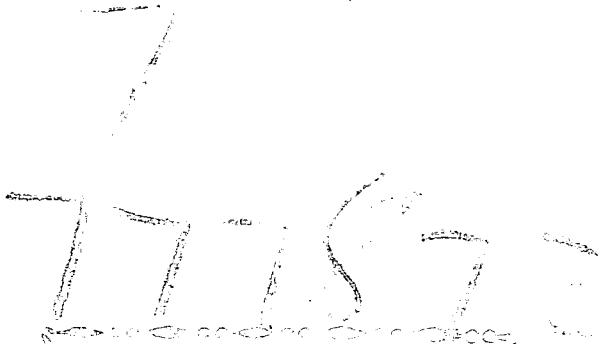
在抗戰中，我們是越打越強，敵人是越打越弱，而且越打去，敵國的反對戰爭的呼聲一定越高，反對戰越多。這樣下去，是很明白的，日本軍閥非坍



(完)

香港菠蘿

三二



中華書局一九五五年五月刊

編輯部
出版部
發行部
電話

編輯部
發行部
發行部
發行部

編輯部
發行部
發行部
發行部

中華書局
發行部

中國文化服務社
上海江支社

中華書局